



## 俯身

■郑茂琦

作家王愿坚讲过一个故事。1960年,他陪同一个外国代表团受到周总理接见。接见过程中,周总理风采动人。尤其使他难忘的是这样一个情景:接见完毕,总理和客人道别,离开他们的桌子,走了几步,却又转回来,俯身到那位年轻的翻译同志耳边,小声对她说了一句法语,然后说道:“这句话,不是那个意思。”他亲切地为他讲解了几句,才慢慢走开。

周总理的风采,如春风化雨,融于细微处,对于领导者如何带兵也有启示。“没有带不好的兵,只有带不好兵的干部”,这个观点还是很有道理的。爱兵之心,战争年代表现在血与火的战场上,和平时则更多地表现于无声处。在《软梯》的故事里,班长早就明白战扬的心思,却故意不挑明,一方面耐心地帮助他,另一方面步步紧逼,激发他克敌制胜的血性。从战扬回连队时的脚步声中不难看出,他不但征服了软梯,更战胜了自己。

无论是任班长的新发现,还是卢排长的“耿”劲、“痴”劲,都反映了带兵的艺术性。优秀带兵人总是善于为战士的成长搭一个“软梯”,于无形中焕发战斗力。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自新兵下班,一路高歌猛进的列兵战扬却在软梯这个科目上遇到了拦路虎。别的战友都训得有模有样时,他却战战兢兢地不敢跳。

“你主要是心存畏惧,克服了畏惧你也会如履平地。”班长关切地对他说。

“恐怕得要时间,我才能克服心理障碍。”

“时间不等人,在军人的时间里只有准备打仗和打仗,如果在准备打仗时没有准备好,等上战场就会付出代价的。你的恐高问题必须在短时间内解决掉。”

“明天是双休日,我自己琢磨琢磨吧!”战扬赶紧用这话搪塞班长。不过,班长也没再为难他。

周六上午,战扬果然托着腮坐在书桌前沉思起来,可他并没有想如何克服心理障碍的事。前两天,他得知某部要从连里调两名战士。一想到他们不用过软梯他就长草动心了,此时他冥思苦想的是自己如何能调走!

“你说做到,这很好!咱班的战士都这样!”班长的声音吓了战扬一大跳。

“我我……”班长肯定认为自己现在是为过软梯犯愁呢,所以当班长的表扬话钻进战扬耳鼓里时,他的脸不由得红起来。

“我知道你心里很急,这是上进心强的表现!”班长笑着说,“不过,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,要不我陪你实地练练吧?”

班长的话虽然是以商量口吻说的,但战扬知道这是命令,只得悻悻地跟班长走了。

“咱们先把身体活动开了。”来到软梯前,班长先慢跑了起来。无奈,战扬也照着班长的样子做了。

“干啥就要吆喝啥,绝不能三心二意。”班长边跑边说,“我觉得你只要肯吃苦,准能成为一名过得硬的特战精英。”

班长的鼓励倒是很顺耳,不过听班长的语气,他好像知道了自己的想法,

# 软梯

■韩光

可我还没有跟任何人讲呀?班长是特战精英,他肯定嗅到了什么,既然他没有捅破,我就揣着明白装糊涂。

见战扬的鼻尖渗出了汗珠,班长便将要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,领他活动活动腰身后来到了高高的软梯底下。我要比先前做得还差,让班长对我完全丧失信心才行。战扬打定了主意。

“我先给你演示一遍!”班长说完就边做边讲解起来,每个动作都揉得碎碎的。那个耐心劲,让战扬都不好意思了。

“听明白没?”班长哑着嗓子问。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那我再连贯着做一遍。”说着,班长便放慢动作做了一遍。

其实,班长的慢动作,战扬已经看会了。但他意识到不该说实话,这样会给自己调离连队制造障碍!所以,当班长再用眼神询问他时,他表现出一脸茫然。

“那我再做一遍吧!”班长说着又做了一遍。

“我试试吧!”看着班长鬓角上晶莹的汗珠,战扬不忍心再折腾班长啦。

但他眼珠一转,也有了对付班长的办法。只见他试探地抓着软梯的横木往上爬着,软梯也像受了惊吓似的,哆嗦成了一团。好不容易爬到顶端,动作要领一点儿也没体现出来,他便“掉”了下来。幸亏班长手疾眼快,否则他会摔个嘴啃泥。为了让班长感知自己恐高得厉害,落地有一会儿了,他还浑身筛糠般地抖动着呢。

战扬被班长搀扶着来到不远处的长椅坐下后,长长地叹了口气。其实,一股得意之情早在战扬的心头扩散开来。嗯,看样子我的表演奏效了。

“你恐高的症结我找到了。”当班长说这话时,战扬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,是不是他要将我想调走的这层窗户纸给捅破呀。不过,战扬也很快便稳住了神,如果那样我也用不着演戏了。当战扬拿眼神看着班长时,却听班长说道:

“敌情观念是关键,你心里没有敌人和对手,所以才不能理解和完成这些战术动作。”

“我……我是真恐高!”战扬一脸无辜地说。

“我有灵丹妙药能治你的恐高,如果想高标准地练好过软梯的话,你就按

我说的做。”班长直直地看着战扬一字一顿地说道。

战扬边迟疑地爬着软梯边猜测着。

“战扬你想想,如果软梯下有敌人?你不消灭他,他就会消灭你和我,这时你敢不敢往下跳?”班长的声音震得战扬的耳朵嗡嗡山响。

是啊,战友战友亲如兄弟,“战场”上不能失去好兄弟,自己只能横下一条心。战扬心头一热便飞身从软梯的顶端“飘”了下来——当然了,他还是努力地按照学过的动作要领完成的,要不自己在飘落的过程中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。

“你完成得不错!”班长喜形于色地说道,“只是如果你再把情况想得再危险些,完成得还会更漂亮的。”

受到班长如此高规格的表扬,战扬一时倒忘记了自己想要调走的茬儿,腾腾地爬着软梯说:“那我就趁热打铁,做个完美无缺的跳软梯!”

“你懦弱,软梯就哆嗦;你坚强,软梯就坚实。”班长步步紧逼,想激发出战扬心底的血性。

战扬爬到软梯的顶端,略略地想了想动作要领后,便飞身往下落了。凡是必须体现出来的动作要领,都让他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。

“好!”战扬刚落,便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。他定睛一看,班里的战友们不知什么时候都来了。

“你掌握得太快了,快教教我吧!”一个跟战扬练得差不多的同年兵,非常迫切地请求道。

“我……”战扬的脸红了,不过,这次是因为自豪而红的。

“你教他完全胜任!”班里的其他老兵帮腔道。

于是,战扬把班长的“敌情观念”跟战友讲了一遍,战友眨巴眨巴眼睛,露出了心领神会的表情,过软梯的动作一遍比一遍好。

两个多小时过后,包括战扬在内的几个战士,都一下子如有神助地掌握得手拿把掐。

“你们练得好,多亏战扬头带得好。”班长怕大家练得过于疲劳,又练了一会儿便叫停了。说完,班长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战扬。战扬的脸再次微微地红了,不过当班长带队往连队走时,战扬的脚步声地动山摇……

## 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在一连,任班长是个狠角。他不光顶着“一班长”头衔,还是比武常胜冠军,牛高马大的壮硕模样,一副鹤立鸡群的霸气架势。一句话,说话办事高调得让人羡慕。就这么顺风顺水的腕儿角色,也有心结不畅时分。班里来了两个新兵,广东来的钟明活泛得出奇,横竖看着都生爱。陕西来的小个子石朴被他衬得里外不中看,不比石头灵动多少。尤其最近连队换防到县城,石朴更是行踪诡秘,双休日变着法儿请假,一个劲往外跑,不像山沟兵,让人不踏实。

凭经验得堵住他这势头,没想三战不捷,真是憋屈。开始第一次拦截就遇意外。每逢双休日,以半天为单位一个班可请假外出两人。本月初石朴头一回请假,就有隔壁二班长帮着说情。二班人虽低调,却是大有来头的老兵,这面子自然要给的。假是批了,任班长这脸儿就挂不住了。木讷的石朴几次傻笑着上来搭讪,任班长都是顾左右而言他,当然是希望石朴知难而退了,双休日少些外出才是正理哩。

连队有一次微调班排人员,任班长差点就把石朴推荐给二班了,想着石朴在班人缘凑合,临了没忍心。心刚软下来,转眼就被第二回合“较量”撞得坚硬无比。看起来老实巴交的石朴,示好的殷勤味儿是大于从前了,厚脸皮与日俱增。他仿佛上了什么瘾,一到周六就要请假外出。任班长小眼睛一眨,别出心裁地决定全班轮流排座请假,结果轮到假期的钟明主动让假给石朴。钟明出身富裕家庭,刚来时喜欢请吃请喝,此举虽被连队叫停,可他瘦削样儿逗人喜欢,不光话说得好好听,平时搬座倒茶,那机灵劲儿,就是卓别林再世也没这诙谐灵光。一句话,有钟明在,就有好心情!这亲密劲儿真管用,居然就鬼使神差地准其所请了,扎扎实实送了石朴一个大人情,石朴居然不言不谢,平静而去。

这让任班长自觉输得挺惨,莫名其妙地折了一役。他暗自决计本周一定



## 新发现

■周承强

要当好铁面关公。外出请假之事嘛,轮谁是谁,搁谁也不准特殊,更不许替换,外出指标浪费就浪费吧。又到周末,结果班里八名战士除石朴外,竟无一人情造假。而被否了假的石朴也表情平和,甚至抢着打扫室内外卫生,凑着空当还粘上来没话找话,终究在任班长的铜墙铁壁前全无进展。周六全天的四个外出指标就这么赫然悬空,任班长从头到脚都是一份胜利的惬意!没想到周日一大早,石朴又可怜兮兮地上来请假,班里七个兵都帮着说情,不爱说话的贵州兵小姜也帮腔央求,还私下透露石朴是要出去给他妈妈买药。话说到这份儿上,他要是再不请假,不但会落个不关心战友的名声,还会把自己倔成孤家寡人。咳!任班长稀里糊涂又输一局。

任班长可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,他要暗自跟踪一番。结果就发现了这个神秘兮兮的石朴,原来是去照顾营区前面小巷里一位瘫痪多年的孤寡老人,他的妈妈也的确患有慢性肾病。既是好事为啥两下里不好好沟通哩,照团卫生队长说法,性格使然!看来科学带兵不是一句空话,大伙说这是本年度的新发现,可以颁个小奖!

## “耿”排长

■王惠娟 陈海波

车队难管。一年之内换了三个排长。提起车队,谁也不愿意来,都怕一世英名走了“麦城”。

车管参谋没少费心思,连续推荐三个干部,最后都灰溜溜卷铺盖走人,最后厚着脸皮跑到首长跟前说:“从新毕业的排长中挑选一个吧。”

“那就挑一个,挑一个最耿的。”

参谋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首长见状立马补充道:“性子耿才坚持得下去,我可不想再选一个车队排长。”

那天天气热得发狂,参谋带车去上级单位接刚毕业分配的学员们。途中,“准排长”们一个个口渴难耐,到达某服务中心休息。喝完水,大家随手便把瓶子扔进垃圾桶。参谋在一旁开玩笑地说道:“现在要求垃圾分类,你们为什么不把瓶子扔进回收箱子里?”众人嬉笑,唯有卢传卿起身,把瓶子扔进回收箱子,口中还念念有词,明明9个人喝了水,为什么只有8个瓶子。随后把不可回收箱子翻了个底朝天,身上的汗水浸湿了短袖,还是没找到。

“集合上车。”参谋下着命令。“报告参谋,还有个空瓶子没有找

到。”卢传卿呈军姿姿态。

“赶紧上车,出发了,瓶子不找了。”

“不行……”

驾驶员尴尬地说道:“我刚才喝完,把瓶子落到休息区长椅上了。”

话音刚落,卢传卿便以冲刺的步伐朝长椅奔去。直到把那个空瓶又扔进了可回收垃圾箱,卢传卿才上了车。

这就挑上了卢排长。

卢排长履新第一天,卡着表让值班员吹哨出操,然而站队的只有五六人。一打听,车队有勤务,晚上陪领导下队查哨,突击检查到半夜才回,所以还在睡觉。卢排长刚来,自然不知道谁出了勤务,谁没有出。一问睡觉的人,都讲自己出了勤务。

第二天检查内务,车队仍未有按时起床整理内务。卢排长逐次查问是否出了车,都点头。大家都觉得新排长好糊弄。没想到卢排长暗中已经把出车情况记在笔记本上。

一名战士中午要请假外出,卢排长压着不批,把手中的笔记本晃了晃。任战士说破天也不点头,急得战士抓耳挠腮,卢排长却不为所动。接下来,第二个碰了壁,第三个,第四个……

车队有一名入伍16年的宋老兵,他是技术能手。

又一天,卢排长按时检查卫生,唯独宋老兵在睡觉,卢排长见状,便扯着嗓子喊了两句:“起床了,起床了。”依然没有反应,便准备上前掀被子,只见宋老兵猛然坐起来说:“卢传卿,你有完没完。”卢排长有点无所适从,甚至目瞪口呆。

就在大家认为卢排长被打败了的时候,他却干起了另外一件事:在班里学条令。宋老兵睡不着,本想着,他最多折腾几天,可是……宋老兵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小聪明犯了大错误。

收拾了宋老兵,卢排长仍然坚持每天按时出操,检查内务、学条令。时间一长,兵们都觉得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下去,没人能熬过他。

两个月过后,大队长突击检查:“车场里一辆辆车擦得油光锃亮,停靠得整整齐齐,进入班里,一床床军被叠得整整齐齐。”检查结束,一块优秀干部的奖牌挂在了卢排长的胸前。大队长拍了拍卢排长的肩膀,好样的,够耿。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# 相遇芳华

■任瑞娟

“我是陆曼月,你的班长,以后你就是我的兵了。”陆曼月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背上的背包。军队大院出来的,自我感觉背包也整理得还行。

那时,我们还不明白什么是最美年华的最美相遇。

班长是山东人,但外表更像江南女子,长得温婉精致,小巧玲珑。不过,我对她的印象很快就改变了。一天下午,队里组织接班分片包干劳动,清除杂草并填埋低凹,平整操场。快到饭点了,大家都有点懈怠,浓眉大眼的区队长有一颗怜香惜玉的心。他说,算了,先回去吧。我们“嘘”地欢呼起来,立马收拾工具准备走,陆曼月却低沉又严厉地喊了声,一班的,全留下!

那天,月亮爬上树梢后,我们班才吃上晚饭,一个班十个人,九个人心里都觉得憋屈,在宿舍里伸出手,攀比似的抱怨手上的血泡。

谁知,陆曼月更晚才回来,还气冲冲的样子。第二天,我们听说,陆曼月和区队长“吵架”了。

班务会上,陆曼月说,我检讨,我给区队长提意见时态度不好。什么意见?我们都很好奇。她解释道,我觉得已经分派了任务,就应该按计划进行,不能随便更改,如果在战争中,能说为了吃饭停止战斗吗……

陆曼月话音未停,会上响起一阵掌声。

春天来了,时间突然慢了起来,熄灯号吹过很久,我们还在床上翻来覆去,夜很静,仿佛都能听见花开的声音。凌晨1点,一列火车通过。

河对岸的山脚下有一条铁轨,这是每天唯一的一趟列车,火车的震动在我们心上远远近近地驶过,不知是谁在被窝里吸溜了一声,我们都跟着叹了口气,火车一定是往家的方向开的。

第二天早饭后,陆曼月说,全班集合,目标清江河。

岸边清浅的春水映着花红柳绿,河底的沙砾在太阳的照射下泛着银光。焦急处,江水前赴追逐嬉戏,清冽冽地翻着浪花。

脱鞋,卷裤腿儿,我们按陆曼月的“指示”完成动作,陆曼月认真地看了看每个人,突然“扑哧”一声笑了,大叫:“前进方向,对岸,目标,山上的桃花。”她说时就踩进了河里“扑通扑通”地跑起来。我们这才反应过来,顿时跳着笑着尖叫起来,你追我赶地踩进了河里。

想起这个画面,我们都指着彼此哈哈笑着说:“那时的表情绝对都是‘面目狰狞’。”这是多年后的事了。

毕业时,陆曼月接着我们哭成了一团,不停地哭,自己多保重哦,我们还要再见哦!

终于聚会了,远隔重洋的同学也回来了,陆曼月却没有来,她被时光留在了某个地方。

透过泪光,陆曼月歪着脑袋闭着眼睛拉着小提琴,齐肩短发满满甩动的样子就在眼前。

“陆曼月!”区队长依然昂首挺胸表情庄严肃地点名。

我们九个人瞬间回到了军校似的挺直笔直,亮起嗓子齐声大喊了一声“到”。

像不知道我们的相遇是最美的相遇一样,我们也不知道“再见”真的成了不再相见!

# 身教

■冯斌 鹿博

女兵小梦,跑步实在缺少“天赋”。3公里一开跑,脚底下就像粘了胶。那天,排长苏欣带着大队伍跑完大图,汗没抹干,又陪着吊车队的梦跑完全程。到终点时,喘着粗气的小梦涨红了脸,准备接受排长的一切批评。排长没说话,发梢静静地散开,阳光下的侧脸金闪闪的,脖颈处一块刺眼的疤痕上结着晶莹的汗珠。

后来,小梦了解到,苏排长去年在火中抢救通信设备,速度极快,才与死神擦肩而过。不过,脖颈还是被火舌吻了一下。此后,小梦望向排长,心里总有一种感动,继而跑道上总会有一阵奔跑的倩影……

